

西歐一瞥

Journey to Europe

趙明堂 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西歐一瞥

定價180元



著作者：趙明堂

督印者：何學元

總代理：聯亞出版社

發行人：張文宗

初 版：中華民國70年2月1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三五六號
郵撥帳號一八七四五 台北五九六〇九號信箱
台北市永康街37巷35號電話：三九一八一六六

第一章	到歐洲去	1
第二章	英國	5
	貧窮的倫敦	
第三章	法國	34
	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	
第四章	鐘錶王國瑞士	65
	日內瓦湖光山色	
第五章	意大利	73
	馬靴上的鑽石——羅馬	
	宗教王國梵蒂岡	
第六章	奧地利	115
	多瑙河上的維也納	
第七章	戰後西德	135
	慕尼黑 東柏林我見——西柏林	
	萊因河畔的科隆 波昂一瞥	
第八章	北歐的直布羅陀——丹麥	170
	哥本哈根	
第九章	瑞典	179
	斯德哥爾摩	
第十章	與海爭地的荷蘭	188
	阿姆斯特丹姆	
第十一章	比利時	197
	布魯塞爾	
第十二章	沒落的歐洲	209

第一章

到歐洲去

到歐洲去，作一次實地觀光旅行，是我多年來的願望，直到一九七七年的春天總算實現了，個人的心情有着說不出的愉快感。

記得六十年代英國的史學家休·耑弗爾魯柏 (Hugh Trevor-Roper)，曾在其歐洲史研究裡說過這麼一段話：「世界各國新的統治者們，將會繼起歐洲已建成的各種制度，予以擴展。拿科技文明來說，歐洲往昔五百年的理念，曾動搖過世界其他各國家文化，像野蠻的非洲，古老的亞洲文明。」註① 確確實實，歐洲人爲人類的文明紮下了根基，美國人先進的科技，與強大的國防，俄國人的追趕，亞洲的轉變，莫不是從這個基石開展的。

今天的歐洲雖說不是頂尖科技重地，但它的發展基礎，仍受到相當的重視。

註①：休·耑弗爾魯柏 (Hugh Trevor-Roper)，一九一四年生，英國牛津大學現代史學教授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著作甚多，像「希特勒的末日」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一九四七年出版。此段引自阿瑟·馬威克 (Arthur Marwick) 的「自然史」 (The Nature of History) 第二五八頁。

此外歐洲還有着珍貴的古老歷史文化，像羅馬帝國時期的遺址，建築與藝術彫塑，軍事上的爭戰痕迹。英國帝國時代的西敏寺政治區。法國的羅弗宮與凡爾賽宮，集歐洲十七世紀的文化大成於巴黎。柏林普魯士王國的議會制度文物。梵帝岡的特異宗教。奧地利神聖羅馬帝國後期的遺跡等等，均值得逐一欣賞，與眼睛的品嚐，這些偉大的文物，可供後人永遠學習。

歐洲人的政治活動與生活方式，也迥異於其他國家的，像君主立憲式的民主議會制度。政治上分有基督教民主黨，社會黨派，左翼共產黨派等，大致上這三派政治骨幹，要以社會黨派與基督教民主黨派，交互的領導着人民在前進。社會生活方式也跟隨着執政黨在轉變。例如英國的勞工黨，走社會主義道路，人民得到社會福利較多。

近代新興思潮，很難在歐洲各國發現。如果說有，只怕是十九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再翻版。譬如說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抬頭，法國的社會主義哲學家們，竟倡議其無政府運動，好像是蒲魯東(Proudhon)又復活了，它的前後雖關聯，總是有着區別的。

歐洲的近代文學、音樂、藝術等部門，也執着世界潮流牛耳，值得一看。

古人說：「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從「百聞不如一見」的實踐裡，我決定到歐洲去看看。

在加拿大航空公司，我訂下了到歐洲來回機票，路程是由多倫多先飛英國倫敦，再飛巴黎。回來時由巴黎直飛多倫多。此外我買了一張歐洲火車票(Eurail Pass)，可在抵達歐洲大陸後使

用。旅行必備的東西，還有地圖，旅行指南，手提箱以及換洗衣物等，費時費事甚多。一切齊全之後，我在三月的某日晚間九時登機啓程。

起飛前兩項手續得立即解決，一是買保險，二是兌換外幣，旅行支票足夠無虞，可是零用現金很缺乏，我在鈔票亭購了百元作不時應用。

進入機倉不抽烟區位，同坐的是兩位英國口音的老太太，我只是哈囉一下順便打個招呼，以備無聊時可以聊聊天，不覺寂寞，故問她們是否也去倫敦。其中一位老傢伙，靈機一動說她們要去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倫敦，我聽後笑了，並說她在開玩笑。老太太立即直言說是在測驗我的語言理解能力與一般知識，這可能因為我是黃種人之故。其實她真的不曉得我腦筋裡裝滿了世界地理與歷史知識。

老傢伙接下去介紹她自己是英國倫敦人，數月前來加拿大兒子處過冬與渡假，現在正是回國途中，她對北美的生活優裕很滿意也很羨慕。她說今天的英國太窮了，無法與這兒的人們抗衡。從她的言談中，我斷定她只是位主婦的料子，果然是柴米油鹽一大堆報怨話。後來她竟拿老莊的救人哲學考問我說：有一個窮的漁人請莊子救助他，免去飢餓。你猜莊子怎麼回答？她問我。「給他一根釣魚竿去自食其力」，我答。她拍拍我的肩，友善地告訴我「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當然啦！所謂救濟而不是施捨，應予貧者一謀生之技。這是最簡單不過的哲學，中國人對這則故事是家喻戶曉的，不感覺有何新鮮之處。因之我問她用意

何在？她最後說，有錢的國家應該以技術援救窮困的國家，大家若都富了，世界才真正有和平。老傢伙粗淺道理頗具見地。

沿途上她談了很多英國歷史上的東西，以及住地的風物，不感到寂寞。

加航七四七班機飛行起來十分平穩，使你感到好像坐在客廳裡，靜靜地思慮東西或看電視。起初只有一個黑人小孩在哭，以後便停。播音員稱要六個多小時才能抵達英倫，現在的時間與格林威治時間相差五個小時。我們使用的是美洲標準時間。

十一點鐘進晚餐，不甚豐盛，半隻小雞及些甜食點心，說實在的，大家都不餓，因距已進過的晚餐才只有四小時。很多人餐後立即入睡，我個人不太疲倦看了場大衛·尼文(David Nevin)註②演的“Murder of Death”而入睡。

註②：大衛·尼文 (David Nevin)，美國好萊塢 (Hollywood) 電影事業中心的演員。

第二章

英國 (England)

貧窮的倫敦 (London)

七點半樣子，大西洋 (the Atlantic Ocean) 上空已是魚肚色。天快亮了，再飛兩個小時就可抵英國的倫敦。此時早餐也到了：橘汁、咖啡、甜餅等物，任君選擇。

餐後不久，飛機開始緩慢下降，從機翼兩邊白雲下望，只是藍色無盡的大西洋，英倫三島還是遙遙無期呢？那位英籍老太太看我在張望，便說：半小時後就可看到愛爾蘭，然後是倫敦，這兒的氣候比冰天雪地的加拿大來說是暖和多了。

約九時樣子，看見了愛爾蘭 (Ireland) 小島，接着是英倫，青蔥的海島，給人的印象是春天來了，但加拿大仍皚皚白雪呢？六個小時的飛行，地球東西的氣候各有不同。

從機上望英倫，阡陌縱橫，翠嵐山崗，汽車火車馳騁在崗原上，其體積小如螞蟻，有視如小人國之感。

九時半加航飛機滑入倫敦的 Heathrow Airport 國際機場。立即搭車轉進第三號海關接受檢查。手續簡單，沒有刁難，只在我的護照上，蓋上一個印就放行了。然後去領行李箱，很久才拿到。

人人都知道英國的倫敦，可是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都市呢？

倫敦的面積是六一〇平方英里，人口七百萬。這座世界聞名的城市轄區有內外之分：內區共有十二個行政鎮，外區是廿一個。據歷史記載，倫敦市成為英國的首都是在十二世紀。其實應該是從一〇一六年算起，因為這一年是第一位英皇艾德蒙 (Edmund Ironside) 被選出。他死後由艾德華 (Edward the Confessor) 繼位，始正式在西敏寺區內，建立寺廟，與皇室居處。

倫敦的第一條鐵路是在一八二五年建成。

倫敦的東印度公司在一六〇〇年設立。

倫敦的赫德遜灣公司 (Hudson Bay) 於一六七〇年設立。

倫敦市在工業革命期吸收了很多新血輪，像歷史上著名的人物有：馬克思 (Marx)、恩格斯 (Engels)、伏爾泰 (Voltaire)、侯爾賓 (Holbein) 等，均在這兒發出過驚人的成就，引起全世界人類的注目，除去這批國際人物外，英國本身在歷史上聞名的的大文豪，也都在此住過而達成名。像馬路 (Marlowe)、莎士比亞 (Shakespeare)、本詹森 (Ben Johnson)、魏其利 (Wycherley)、喜爾登 (Sheriden)、王爾德 (Oscar Wilde) 等劇作家。另一些文人是喬叟 (Chaucer)、米爾頓 (Milton)、費爾丁 (Fielding)、依里歐特 (T. S. Eliot)、司提爾 (Steele)、狄更司 (Dickens)、拜倫 (Byron)、濟慈 (Keats)、渥慈伍斯 (Woodsworth) 等不勝枚舉。

大音樂家諸如韓德爾 (Handel) 於一七一一年抵達倫敦，後來死在那裡，莫札特 (Mozart) 於一七六四年訪問過倫敦，海

登 (Haydn) 在他盛名的年代也到過這裡。所有各行業的精華，均在倫敦留過痕迹。

倫敦從今天起，我要查查你輝煌歷史的脚印，看看你這個七百萬人口的內臟。

倫敦是我初次來遊之地，較為陌生，但無語言困難，我即按計劃進行辦理私事。先兌英磅 (Pound)，我可能在此間停留數日，及買倫敦至巴黎機票，然後找車子至市內，最後去查電話簿同朋友連絡。

由於今天是週六，朋友事先未約定，故連絡半天成了個空。尤其是在打電話時費了不小的唇舌，因為倫敦的電話不同美加等其他地區，投一毛錢進去，立即可以講話。倫敦是先撥號碼，聽到聲音後，丟一個便士 (Penny)，等候你的朋友講話，再投三個便士，若時間到了要繼續談話可以再投錢。由這一小事看，可知英國人的尖刻與吝嗇了。

打完電話，我碰到了一羣年輕的黃色面皮青年，一問他們是中國人，請教諸多問題，像交通住宿等。那位廣東同學要我去住 YMCA (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經濟而實惠。

倫敦機場十分大，但建築簡陋，遍地皆是印度人種，我十分驚異，英國人呢？約翰牛如今還是人高一等嗎？那幾位香港學生說，這兒的印度人多半是早期的移民，像市郊外的一些小鎮市，幾乎是清一色的印度阿三，你可以在市區內看到開公共汽車的，售票的，還有一般粗工的都是他們。另外還有很多的非洲人，自

然啦，中國人也不少。

穿過交通信號，我碰到了兩位頭戴高盔，身着藍色制服的男女警察，問他們公車同計程車，那位女警指指她背後的大道停車場說：那兒即是我要找的。

走了一段路，找到英倫的計程車，黑色的老牌轎車，是三十年代的流線型，你坐進去，就是個歷史上的要人，正如，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註③，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1882-1945）註④的車子一樣。從機場到市區中心，是一段頗長的路線，此時，可以利用點時間（現在是下午兩時正），看看倫敦市郊的住宅等物。車子開得並不快，大馬路兩邊的住宅有新的，也有舊的，樣式與美加不同，看來很小，也極單薄，還算乾淨。

車子一口氣直下 YMCA，我付了六個英磅給計程司機，然後進入這個新式高樓去找住處，管理員先查是否預訂房間。我稱沒有，接着她說：「今日無房，請明天來」。離去時預定了明日住位，走出大門就在對面的 Bedford St. 一家旅社住下。這家旅社樓高五層，但極破舊，設備不太理想，一夜十磅，臥房各種設備齊全。聞名附近的名勝古蹟，有背後的倫敦大學，大英博物館，郵政塔等。

註③：艾道爾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領袖，以納粹擴張主義進攻歐洲，後又倡導軸心國聯盟，結合日本、意大利等國家，向全世界挑戰。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希特勒死於柏林。

註④：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1882-1945），美國第卅二任總統，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家傑出領袖之一。他以美國龐大軍火工業支援盟軍作戰，擊敗了軸心國，贏得大戰的勝利。

今係週六，陰冷且已是下午三時，出外遊玩也不太方便，決定先至附近看看。

旅社右側大道是 Tottenham Court St. 與右前方交界的大道是 New Oxford St.。據服務生稱：這一帶算是倫敦西區的精華了。我走出街口，辨認了半天才弄清楚路名，因為它的路牌釘在牆上，並非是在十字路口豎個招牌，同時街名一大串，給人印象不清楚。

英國人開車，司機是在左邊與美加等地相反。雙層公共汽車，在週六看來，乘客十分擁擠。由於行人多，交通信號似乎失去它的權威性，不管紅燈或綠燈總是有人在通過。路邊遍地是髒物，給我的印象十分惡劣。這就是叱咤一世的英國倫敦文明。

在路邊看行人，青年一代嬉皮同美國與加拿大一樣，只是有色人種特別的多，那羣中國學生說對了。英國商人也學來了阿拉伯人兜生意的方法，中小商店很多貨物擺在路邊讓客人選購。我沿着牛津大道前進，在大商店裡逛逛，從質料價錢衡量，英國的貨物便宜。譬如說：一條上等毛料褲子在北美是卅五元，可是在倫敦則是十個英磅（等於十八元美金），商人說英政府減輕海關進口抽稅之故，也即是說明一般人賺錢太少了。

這一帶的房子十分古老，可能是十八、十九世紀的建築物，像住宅樓上的房頂好像都有兩三個烟囱管豎着，十分別緻。

晚餐畢到郵局去投寄信件給親友，在夕陽西下裡參觀了特拉伐爾卡廣場（Trafalgar Square），廣場面積很大，係一八二〇年納係（Nash）所設計，到一八二九年開工興建。中央是納爾

遜 (Nelson) 的紀念塔，高達一百八十五呎，頂上是他的戎裝銅像，以紀念其海上作戰的勳業。這個塔的四角，是四個銅鑄獅子，每個廿呎長，十一呎高，氣魄雄偉地臥在那裡，此裝飾成於一八六七年。

廣場的地上係石板鋪成，成羣的男女青年在那裡嬉戲，更有一批鴿子，飛在人羣間覓食，暖陽下頗有詩意。它的後面拾級而上是國家藝術走廊，右首是加拿大大樓，建於一八二四年，左首是教堂，對面是查理第一 (Charles I) 馬上英姿彫像，於一六三三年完成。他的身後是個小花園。這座花園也是屬於海上拱門 (Admiralty Arch) 的一部份。這些都是十七世紀的建築，拱門很高大，下面可通行車輛。拱門裡邊左側叫老海軍部，有個兵營及小操場。邊上則是傑姆斯公園了。

這個廣場最初的構思，是在溝通南北交通中心，故它的四週馬道就有六條之多，英國的雙層公共汽車，載着乘客，穿梭不停地來回奔馳。

廣場的對面大道叫 Whitehall St. 可直通國會大廈，也擴及唐寧街等政府辦公大樓。

××

××

××

倫敦次日清早起床，便轉換旅社，住進到 YMCA，單人房間一夜七個英磅，倒算便宜，我預付了五天訂金。問了服務人員略知倫敦名勝行情一二，但如何看呢？必須得預立一張計劃表，我內心裡的概要略圖是，先找光觀公司，看遠的最重要的，自己

搭公車去看近處的，省時、省錢，省事又省力。基於此一目標，我便問櫃臺的女服務員，她說最好找 Even Evens 公司，即在我住的旅社過馬路對面巷子裡，且有一個圓形大標誌，一看便是該公司。

我走過紅綠信號燈，綠燈叫 Cross，紅燈叫 Wait 不同於北美的「行」Walk 及「停」Stop，乍感不便，這是習慣而已，像地下火車倫敦叫 Underground，而美加則叫 Subway。在觀光公司花了一磅六十個先令買了一張參觀票，九點半立即出發。導遊人員分成英語組與法語組兩車，先介紹倫敦的概況，及沿途參觀的地方名字，大家坐在車內只聽着導遊者比手劃腳，眉色飛舞地指指這兒那兒。我們先從倫敦大學 (London University) 前面出發，一眼望去都是陳舊建築矮樓，由於星期天關係，行人不多，有者是男女學生到校準備功課，倫敦大學我的印象裡是早期的中國留學生，多半是在政經學院攻讀的，人才並不太多，在英國的教育學府裡，不是頂尖兒的一流者，只是居於次要位置；但別小看了這個學府，它於一八三六年建設，原來設在肯醒敦地區 (Kensington)，大戰後始遷至此地，校園內有一座一九三二年建成的圖書館塔，很宏偉。沿着附近的各街道，幾乎都是大學的財產，不過房舍都舊了，這些建築有着兩百年歷史紀錄。大學現有校內學生三萬五千名，校外是三萬七千名。

車轉五十碼的倫敦大學前面，便是六百廿尺高的郵政塔，高大而別緻，建成於一九六五年，負起了劃時代的電子通訊使命。它上面有餐廳，可供市民及旅遊者消遣，但得預先訂位子，我曾

在當日晚間作過臨時闖將，始終未得其門而入，只好望門興嘆了。

牛津大道是條高貴而繁榮的商業區，道路兩旁的建築，均是古希臘與羅馬柱頭式的建築，有四、五層樓之高，花崗岩石牆壁，裝飾得十分潔淨，街頭行人熙攘往來，甚為熱鬧。導遊解釋，這條大街是旅客最流連不捨的地方，因為各商店百貨充足，世界各國物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如果你注意倫敦動態的話，三年前，這條大街曾是恐怖份子爆炸的目標，像西弗特 (Seifert) 百貨公司被炸成廢墟。但曾幾何時，成羣的遊客們，則早已忘得一乾二淨。車子一溜煙的飛走了，我的眼中只有那點膚淺的印象。

車子經過太子街 (King St.)，皇后街 (Queen St.)，在肯醒敦公園邊上的艾爾伯大廳 (Albert Hall) 及艾爾伯紀念塔 (Albert Memorial) 間停下來，讓大家參觀。

艾爾伯大廳係一座四分之一英哩的圓形建築，紅褐色磚牆，玻璃窗，為一可容納七千人的室內公共集會場所，像各種政治活動會議，音樂演奏會，展覽會，拳擊大會等均在此處演出，它是在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一年間建成，係紀念艾爾伯王子。至於艾爾伯紀念塔，則於一八六四年到一八七二年建成。這座塔，高是一百七十五呎，係泰國寺廟式建築型式，頂端豎個大十字架，中間是四個大柱頭支撐着，其中是康司王子 (Prince Consort) 銅像，十四呎高，塔底四周是階梯，梯上四周圍是用一百六十九個浮彫人物砌成，這些人物多係藝術家、建築家、劇作家及詩人。

海德公園 (Hyde Park) 是我們經過之處，這個公園是個長方形設計。自十六世紀以來，它就成為軍事演習場，閱兵場，演說集會地點，凡是大的公共活動多半在此舉行。

一六三七年前地產是屬於西敏寺區的王室，以後便成為公共場所了。從一八七二年起，政府承認這兒是政治家發表公開言論的地方，像近代英國的政治領袖中，傑出的政治家邱吉爾註⑤，曾在這兒大放厥詞不知多少。這個公園內兩個小湖，水甚淺，且髒臭，是鵝鴨的天地。

海德公園邊上成了露天畫廊，很多優秀的作品都掛在那裡，迎風招展，不懼冷熱、陰雨、烈風，引誘遊客上鉤，只可惜行人寥寥無幾，難逢機會銷貨。導遊人員稱：前些年畫家們的念頭是美國佬最有錢，會光顧。近幾年他們則轉向阿拉伯灣老身上去了。聽說有一名司機為介紹名畫，得過一百磅佣金。某個公司一位女職員為客人介紹購買皮大衣時，結果一位阿拉伯商人送她一件。

車子穿過西敏寺大橋，把我們這批遊客，送到泰晤士大河 (River Thames) 的對面，在夕陽西下時，讓我們看迴光反射的英倫政治中心西敏寺區。夕陽下看西敏寺，它的壯麗只是曇花一現，並不能支持長久。導遊原意或許是讓遊客目睹其丰采，但他可能沒有想到中國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那不是說明大英帝國真正的在沒落嗎？

註⑤：溫司敦·邱吉爾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1874-1956)，英國保守黨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首相。戰後以其回憶錄一書獲諾貝爾文學獎，這位馳名國際的政治雄辯家，曾遺有不少篇的鏗鏘演講手稿。

在春天的日子裡，泰晤士河裡的濁流，仍在靜靜地流，看不見它的巨浪，但遊客們能嗅到那腥臭的魚腥味，那破碎的划子在河水兩岸飄蕩着，這不也是一幅自然的風光？

泰晤士河全長兩百一十五哩，中間經過倫敦而出海。從一八一六年起泰晤士河上即可行駛汽船，自然啦，目前的商船通行不在話下。這條彎曲的河流，就以倫敦地區論，它的身上就負荷着廿六條大橋。讓行人、讓車輛，從它的背上踏過，幾百年來從不反抗，只是嘆息與嗚咽，不知這苦痛的日子，那一天才能完結，也許有一日地球崩潰了，它才能擺脫其沉重的枷鎖。

我們橫跨過泰晤士河，車子直駛往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由於星期天，無法入內參觀，只能徘徊在宮外鐵欄杆四週作壁上觀。守衛的御林軍，頭戴黑色貂皮帽，皮帶扣住下嘴巴，紅色上裝及藍色長褲制服，足登黑皮鞋，右手挽着一支步槍，站在大門口前守衛，神氣十足，這些士兵是皇室的點綴品，有着很多的榮譽勳章佩在身上，但缺乏戰鬥的經驗。

白金漢宮原為約翰·謝弗利（John Sheffield），於一七〇三年，從女皇安（Anne）手中受封為公爵而建的一座三面環屋式小住地；它的附近花園土地是傑姆斯第一（James 1）植物園。這座小房子是採用磚石砌成的，謝弗利把它命名白金漢屋（Buckingham House）。

一七六二年，喬治三世（George III），以兩萬八千英磅，由謝弗利手中購得，然後禮贈其新娘嘉綠特（Charlotte）。後又改名叫做女皇宮（Queen's House）。